

# 从危害到治理：校园欺凌的干预体系研究

徐威

西南大学，中国·重庆 400715

**摘要：**校园欺凌是困扰全球儿童青少年的重大社会问题，对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及社会整体均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显示，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儿童青少年遭受过欺凌，我国受欺凌学生占比亦超过30%。在干预实践层面，国际社会涌现出KiVa、OBPP、NoTrap!等循证项目。中国本土干预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园艺治疗、团体辅导等适应本土文化的创新路径。未来应构建政府主导、专业支撑、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推动法治保障与教育干预的有机融合，实现从“问题学生消除”到“支持性生态构建”的根本转变。

**关键词：**校园欺凌；法律规制；干预项目；国际经验；本土实践；综合治理

## From Harm to Governance: A Systematic Study on School Bullying

Xu Wei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School bullying is a major social issue that plague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orldwide, exerting profound negative impacts on victims, perpetrators, bystander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According to a survey by UNESCO, approximately one-third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globally have experienced bullyi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bullied students in China also exceeds 30%. At the intervention practice level, evidence-based projects such as KiVa, OBPP, and NoTrap! have emerg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ilding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hina has explored innovative approaches such as horticultural therapy and group counseling that are adapted to local culture. In the future, a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should be established, led by the government, supported by professionals, and involv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ety, promot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legal protection and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achieving a fundamental shift from "eliminating problem students" to "constructing a supportive ecosystem".

**Keywords:** School bullying; Legal regulation; Intervention project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Local practic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 0 引言

校园欺凌作为困扰全球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其干预研究经历了从个体病理学视角向生态系统视角的深刻转向。早期干预多聚焦于欺凌者个体的行为矫正或受害者的心理疏导，忽视了欺凌行为发生的生态情境。然而，Salmivalli（2010）的开创性研究表明，欺凌本质上是群体现象，旁观者的反应在超过85%的欺凌事件中影响着事态进程。这一发现推动了干预范式的重构：有效的反欺凌干预必须超越个体层面，系统性地作用于班级、学校、家庭和社区等多个生态位。

近二十年来，国际上涌现出一批经过严格评估的循证干预项目，如芬兰的KiVa、挪威的OBPP、意大利的NoTrap!、澳大利亚的Friendly Schools等。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反欺凌实践也在政策驱动和社会需求的双重推动下蓬勃发展。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典型干预项目的核

心要素与作用机制，揭示国际经验的可借鉴之处与中国实践的独特探索，为构建本土化的反欺凌干预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 1 校园欺凌的危害

校园欺凌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个体与社会均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从个体层面看，校园欺凌首先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受伤的风险，欺凌往往伴随推搡、殴打等暴力行为，对受害者造成身体伤害，甚至导致死亡——例如中国河北曾发生的一起校园欺凌案件，就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悲剧。其次校园欺凌会严重损害受害者的心理健康，使其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甚至滋生自杀倾向，直接威胁生命安全。除此之外，校园欺凌还会对受害者产生诸多潜在影响，在学业方面表现为受害者因恐惧而不愿上学、频繁缺勤，进而导致学习成绩下滑，甚至面临辍学风险，严重阻碍其未来发展。

从社会层面而言,校园欺凌会加大校园管理难度,加重教师工作负担,使其难以集中精力开展教学,进而影响教学质量。此外,有欺凌行为的个体在步入社会后更可能实施严重犯罪,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UNESCO, 2018)。

在全球范围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2018)对144个国家和地区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欺凌及其他形式的暴力影响了约三分之一的儿童与青少年。在国内,2016年教育部通过对全国十万余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遭受过校园欺凌的学生占比超30%,其中经常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接近5%。可见校园欺凌无论在全球还是国内,均有较高的发生率。

## 2 校园欺凌干预现状

### 2.1 国际典型干预项目

#### 2.1.1 班级/同伴层面的干预

班级作为儿童青少年最直接的微观系统,是欺凌行为发生的主要场域,也是干预的关键着力点。芬兰图尔库大学开发的KiVa项目(Kärnä et al., 2013)堪称班级层面干预的典范。该项目包含三大核心要素:反欺凌电脑游戏、虚拟学习环境、以及针对严重欺凌事件的个体化面谈。其创新之处在于将旁观者从“沉默的大多数”转化为积极防御者。通过课程学习、角色扮演和模拟情境,KiVa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和干预效能感,使学生认识到“不支持欺凌”是一种群体规范。Salmivalli & Poskiparta (2012)的评估显示,KiVa使芬兰1-3年级学生的欺凌行为下降30%,受害者下降20%,效应量可持续两年。

意大利的NoTrap!项目(Menesini et al., 2012)则采用同伴主导模式,将经过培训的高年级学生作为朋辈教育者,通过在线论坛和线下活动支持低年级学生应对欺凌。Valentina等人(2020)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自愿担任朋辈教育者的学生比被动指派者更具干预效果,提示参与动机和自主性是同伴干预成功的关键。这一发现与自我决定理论高度契合:当个体感受到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时,内在动机被激活,干预效果得以强化。

#### 2.1.2 学校整体层面的干预

学校氛围对欺凌行为具有调节效应已为大量研究所证实。挪威心理学家Olweus(1997)开发的OBPP是最早的全学校干预项目,其核心理念是:欺凌是学校环境问题,而非个别学生的问题。OBPP的干预策略覆盖学校、班级、个人和社区四个层面:在学校层面建立反欺凌协调委员会,开展匿名问卷调查;在班级层面制定反欺凌规则,定期召

开班会;在个人层面与欺凌者和受害者进行严肃而支持的谈话;在社区层面动员家长和社区机构参与。Gaffney等人(2019)的元分析纳入100余项研究,发现OBPP的整体效应量中等,但效果因实施地点和文化情境而异。

#### 2.1.3 家庭层面的干预

家庭作为个体发展的最初微系统,在校园欺凌干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相较于学校干预,家庭干预的循证研究相对滞后。澳大利亚的Friendly Schools Friendly Families(FSFF)项目(Lester et al., 2017)尝试将家庭纳入全学校框架,通过组织家庭活动、学校通讯、家长资料小册子、家委会合作等方式,提升家长对欺凌问题的认知和参与度。Lester等人(2017)的质性研究发现,母亲的沟通在传递反欺凌信息方面更具影响力,提示干预设计应考虑父母角色的性别差异。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Herschell et al., 2002)则通过游戏疗法强化亲子关系——治疗师通过单面镜现场指导父母运用PRIDE技能(赞美、反思、模仿、描述、热情),帮助父母成为孩子情绪调节和社会学习的“安全基地”。

#### 2.1.4 社区与文化层面的干预

社区环境通过外系统和宏系统影响欺凌行为的发生与干预效果。美国的primary care-based intervention(Borowsky et al., 2004)将欺凌筛查纳入儿童常规体检,临床医生根据筛查结果为家长提供电话育儿教育转介。这一模式将干预前移至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体现了多部门协作的生态学思路。Borowsky等人(2004)的随访发现,该干预显著降低了儿童攻击行为和伤害就诊率。

## 2.2 中国本土干预实践:探索与创新

### 2.2.1 学校层面的本土化探索

近年来,中国在政策驱动下涌现出一批本土反欺凌干预项目。2019年,新华社发起的“生命关爱”公益项目整合生命教育、心理教育、防欺凌教育、法制教育等多重内容,构建了“专题教育+法律支持+心理疏导”的综合干预模式。该项目在广东、云南等地的试点表明,系统性的专题教育能显著提升学生的欺凌认知和求助意愿。

#### 2.2.2 本土化的创新路径

中国学者尝试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干预策略。黄丹和林少妆(2018)探索了园艺治疗在受欺凌青少年康复中的应用,通过植物栽培、园艺劳作等具身化活动,帮助青少年重建掌控感、舒缓情绪困扰、修复社会联结。质性评估显示,参与者在“陪伴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体验到自

我价值感的重建，这一路径与西方认知行为干预形成有益互补。

时勘等人(2022)引入社会情绪能力干预方案，通过团体辅导提升学生的情绪识别、情绪调节和人际问题解决能力。干预后的追踪测评显示，实验组学生的受害影响显著下降，社会情绪能力各维度得分均显著提升，为本土化心理干预提供了循证支持。

### 2.2.3 本土实践的反思与展望

尽管本土实践取得初步成效，但仍面临三重挑战。其一，系统性不足：多数项目为短期试点，缺乏与日常教育体系的制度化融合，可持续性存疑。其二，循证基础薄弱：严格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稀缺，干预效果难以量化和比较。其三，家庭和社会参与度低：相较于国际项目对家庭和社区的系统动员，中国干预仍以学校为中心，家庭和社区资源的整合度有待提升。

## 3 未来干预的展望

### 3.1 国际经验的启示

综观国际成熟项目，可提炼出三大范式转变。第一，从“惩罚导向”向“预防优先”转变：KiVa、OBPP等强调构建积极学校氛围，而非单纯惩戒欺凌者。第二，从“专家中心”向“参与者赋权”转变：NoTrap!的朋辈教育、ViSC的教师培训、FearNot!的儿童自主练习，均体现了赋权理念。第三，从“学校封闭系统”向“家校社协同”转变：突破学校边界，将家庭、社区、卫生系统纳入干预网络。

### 3.2 中国干预的优化方向

立足本土情境，中国反欺凌干预可从以下方向突破。首先，构建多层次协同干预体系：将班级层面的群体动力干预、学校层面的氛围建设、家庭层面的养育支持、社区层面的资源整合纳入统一框架，形成系统合力。其次，推进干预方案的文化移植：借鉴国际项目的循证要素，同时融入中国文化重视“关系和谐”“面子维护”等本土特征，开发文化易感的干预工具。再次，强化循证实践与专业支撑：建立干预效果评估机制，培养学校社工、心理教师等专业力量，确保干预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 4 结语

综上所述，校园欺凌一直是各个国家地区关注的问题，且根据不同层面建立了多种预防干预项目和治理体系。反欺凌干预的终极目标不是消除“问题学生”，而是构建人人享有安全感的支持性生态。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主导、专业支撑、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政府层面

应完善反欺凌立法和政策框架，明确各方责任；学校层面应将反欺凌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培育积极同伴文化；家庭层面应提升家长养育胜任力，筑牢保护性基础；社区层面应整合各类资源，构建儿童友好型环境。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安全成长。

### 参考文献：

[1] Salmivalli, C., Poskiparta, E. (2012). Making bullying prevention a priority in Finnish schools: the KiVa antibullying program.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2012(133), 41 - 53.

[2] Kärnä, A., Voeten, M., Little, T. D., et al. (2013). Effectiveness of the KiVa Antibullying Program: Grades 1-3 and 7-9.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5(2), 535-551.

[3] Nocentini, A., Palladino, B. E., Menesini, E. (2019). For whom is anti-bullying intervention most effective? The role of tempera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6(3), 388.

[4] Gaffney, H., Farrington, D. P., Ttofi, M. M. (2019). Exami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grams Globally: a Meta-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llying Prevention*, 1(1), 14-31.

[5] Olweus, D. (1997). Bully/victim problems in school: Knowledge base and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program. *Ir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8(2), 170-190.

[6] Menesini, E., Nocentini, A., Palladino, B. E. (2012). Empowering Students Against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Evaluation of an Italian Peer-led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6(2), 314-320.

[7] Valentina, Z., Palladino, B. E., Annalaura, N., et al. (2020). Voluntary Vs Nominated Peer Educators: a Randomized Trial within the NoTrap! Anti-Bullying Program. *Prevention Science*, 21(5), 639-649.

[8] Lester, L., Pearce, N., Waters, S., et al. (2017). Family Involvement in a Whole-School Bullying Intervention: Mothers' and Fathers'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with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6(10), 2716-2727.

[9] Herschell, A. D., Calzada, E. J., Eyberg, S. M., et al. (2002). Parent - 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 9, 9-16.

[10] Borowsky, I. W., Mozayeny, S., Stuenkel, K., et al.

(2004). Effects of a primary care-based intervention on violent behavior and injury in children. *Pediatrics*, 114, e392-e399.

[11] 时勘, 李晓琼, 黄杰等. (2022). 应对校园欺凌: 社会情绪能力的干预研究. *心理学探新* (05), 443-450.

[12] 黄丹, 林少妆. (2018). 园艺治疗之受欺凌青少年身心康复小组运用. *社会工作* (04), 54-48+111.

[13] 裴谕新, 陈静雯. (2021). “相信经验以外的经验”: 校园性别欺凌干预之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提升研究. *社会工作与管理* (03), 15-22.

作者简介: 徐威 (1996.10-), 男, 汉族, 西南大学,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基础心理学研究。